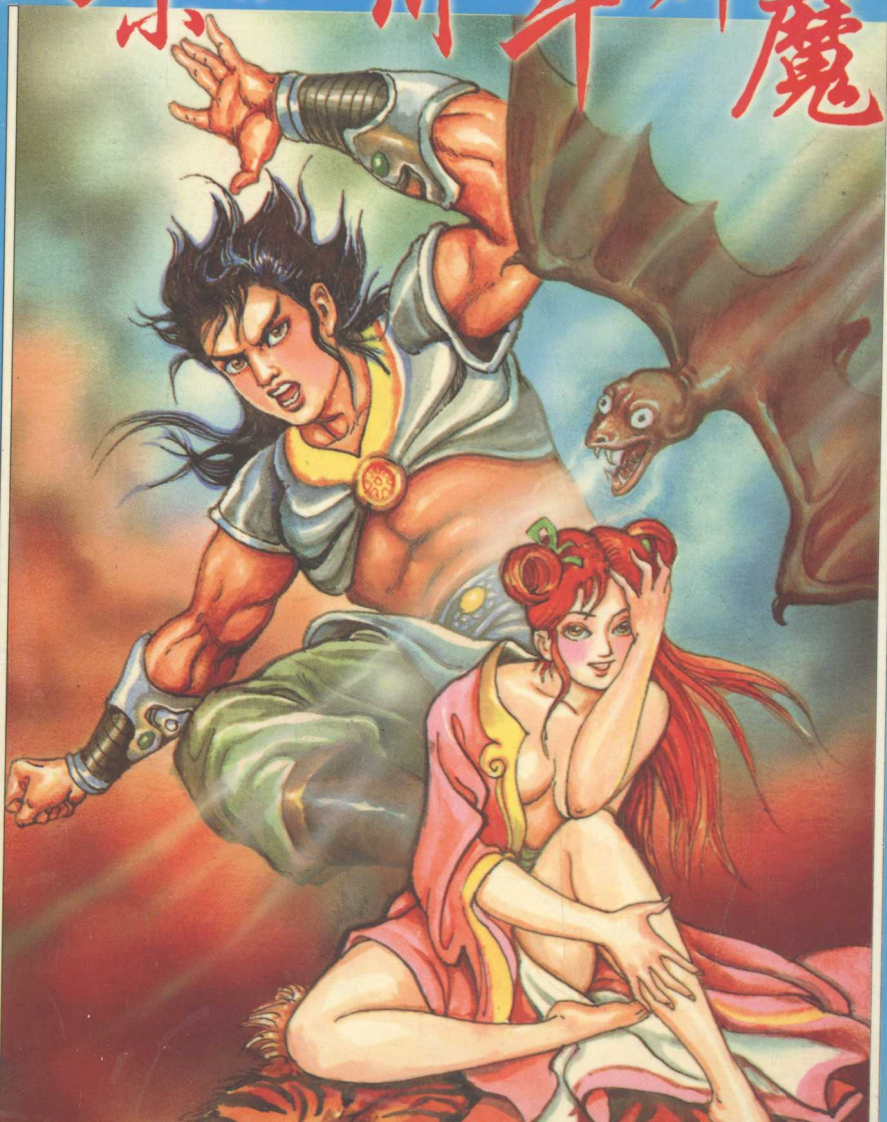


珍藏版

两小秦川斗群魔



两小秦川斗群魔

辛弃疾 著

(下)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薛 放

封面设计：怀 宇

责任监制：刘青海

两小秦川斗群魔

辛弃疾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8.75 印张 707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418—1630—2/I·446

(上、中、下册) 定价：29.90 元

本社出版各类图书，涉及著作权，肖像权等权利
责任由编著者承担。如发生此类纠纷，请直接与编著
者联系，出版社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本社图书凡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
刷厂联系调换。

陕西旅游出版社

目 录

新娘嫁奁	(621)
投鼠忌器	(653)
大侠之墓	(684)
爱得发疯	(716)
死里逃生	(748)
月圆之夜	(779)
一家团圆	(811)
爱恨交织	(843)
婚礼传奇	(875)

新娘嫁奁

刘石头对别世雄一抱拳，道：“恭喜别寨主，又讨了个如花似玉的儿媳妇了，哈……”

别世雄面皮紧紧的，道：“身份不明，来历不清，我还是不能把她要进别家寨！”

他此言一出，刘石头一怔！

小五子听的清，正在动心眼，忽然小彩走过来，道：“什么叫身份不明？”

小五子道：“容我问问他。”

刘石头突然道：“大家且坐下来，今夜这里开出的酒席，算是我为别贤侄贺喜，大家边吃边谈！”

有个镖师大声叫：“掌柜的，上菜了！”

刹时间，八仙酒楼又热闹起来了。

小五子与小彩被请上中间大圆桌。

别世雄一直看着小彩，看得小彩低下头。

小彩低头不是怕别世雄，她在琢磨，怎样才能整一整这个糟老头儿。

大圆桌上摆满了各色各样大菜，但小彩却觉得并没有她在无忧洞中吃的好。

无忧洞中有几个大厨师，其中就有个从京师御膳房掳去的名厨，这个名厨最会做各色小点心，小彩最爱吃。

此刻见桌上的大菜，小彩只动筷子尝尝而已。

小五子却大口的吃，他边吃边问别世雄，道：“你说她身份

不明，是什么意思？”

别世雄道：“我正要问你，姑娘她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她的家中还有谁？”

小五子道：“她当然有名字，她叫小彩，她家里的人死光了，空有那么多财产，她一个姑娘家没办法，只好找个人嫁了再说！”

他一顿，又道：“她可有上万的家产做赔嫁，一般的小伙子想也想不到！”

别世雄冷然道：“有这种好事，你为什么不要她？”

小五子道：“我不喜欢太漂亮的姑娘，你难道真的糊涂了？没听人常道：‘妻要贤妾要艳’，我还没有妻，要妾做什么？”

别世雄看看身边的儿子别浩，道：“儿子，我答应你把这位姑娘娶进门，但我决定暂把你们的新房设在这‘八仙居’后大院，今夜就叫你们入洞房！”

小五子心头一紧。

小彩也瞪了眼。

“铁胆震九州”刘石头已抚髯哈哈大笑，道：“最好不过，我赞成。”

小五子闻言，心中火冒三丈，他暗中一咬牙，立刻就要先整一整这可恼的刘石头。

小五子向刘石头一抱拳，笑道：“刘总镖头，也该算一算我们之间的帐了吧！”

刘石头一愣，道：“我们之间什么帐？”

小五子一笑，道：“难道总镖头忘了我们打赌之事？如今姑娘及时赶来，人也经过别少寨主确认比吉祥姑娘美十倍，他们就要在今夜入洞房了，你也该把输的给我了吧？”

刘石头猛一震，便又闻得小五子叫道：“伙计，你快把大掌柜请过来。”

伙计应声而去，不旋踵间，便把掌柜请了来。

老掌柜手上拎着个小包袱，正是小五子留下的。

小五子接过小包袱，立刻就在桌上打开来。

银子加上金叶子，另外便是那个大宝石。

这些东西发出诱人的光芒，金银没什么，但那个大宝石却令别世雄看的直了眼。

刘石头也直眼了，金银好赔，但那个大宝石要到哪儿去找来赔？

小五子淡淡地笑道：“就只这点小东西，真是小意思，不过双方既然言明一赌，刘总镖头该不会食言吧？”

刘石头瞪眼不开口。

老掌柜一旁低声道：“小客官，东西还对吧？”

小五子道：“东西没有少，不过你的任务还未了！”

掌柜愣然问道：“我有什么任务？”

小五子道：“你是证人，刘总镖头还未赔我的赌注呀！”

小五子真大方，伸手取了三个金叶子，他举手塞给老掌柜的手中，笑道：“这是你做证人应得的，收下吧！”

给金子还有不要的？

老掌柜弯腰作揖的收下来，却又对刘石头笑道：“刘总镖头，谢谢了！”

刘石头乃是西京震远镖局的老总镖头，他说出去的话自然算数。

如今当着满屋子别家寨的人，他更不能赖帐。

小五子在桌上数金叶子，更把银子也算出来，刘石头没有听清楚，他只是在想那颗大宝石，那玩意儿，大概只有皇宫内院才得有。

小五子最后举着大宝石——那还是他离开恶人洞的时候，钱一串送给他的。

小五子对着灯光照，照的满厅星芒闪闪，一颗大宝石竟然照射出七彩来，不用多看，那一定是真品。

大厅上发出惊叹声，小五子呵呵笑的道：“真是无价之宝呀，

总镖头，我若再晚来半天，这宝物都是你的了！”

刘石头拭着额上的汗水，道：“就算小友输了，刘某也不会要你的宝物！”

小五子瞪大眼睛，道：“我同你不一样，我提得起放得下，怕输就别赌，怕死别杀人！”

他的最后一句话出口，还转头望向别世雄。

因为别世雄的眼芒中露出了贪婪的眼神。

别世雄的眼神，小五子立刻就明白，因为他看的多了，罗老大或文公度他们在鉴定宝物的时候，也是流露出这种眼光。

刘石头忽然胸一挺，大声道：“小友既如此说，刘某也认了，不过，你若同样的东西我没有，你可以把这东西折个价，刘某倾家荡产，一定双手捧上！”

小五子哈哈笑着竖起大姆指，道：“好，刘总镖头的话果然字字掷地有声，佩服！佩服！”

小五子又把那颗大宝石迎着灯光看。

他看的仔细，大厅上的人都瞪了眼，这光景，桌上的酒菜也变得无味了！

刘石头本想反悔，但他知道小五子的武功高不可测，如果在这种场合翻脸，无异自取其辱。

刘石头打碎一嘴老牙和血吞，他硬着头皮答应赔。

别世雄也在想，这小子刚才的话一定没骗人，单单这颗大宝石，少说也值十万银……

小五子手掌上找着大宝石，笑道：“我不能强人所难，天下还真找不出第二颗这么美这么大的大宝石，不过……

他的眼光落在小彩身上，道：“小彩姑娘，你说说看，这种无价之宝能值多少钱？”

小彩俏目一挑，道：“这也不算是大的，我家也有一大堆！”

她此言一出，大圆桌上的人几乎全跳起来了，就好像他们坐的椅子带弹簧。

别浩张大嘴巴，道：“我的妈呀，你家竟然有一堆！”

小彩浅浅媚笑，道：“我不是你妈，我远道来是想做你妻子的！”

别浩道：“你已经是我的贤妻了！”

小五子已笑道：“我见过你家那一箱子宝，不就是埋藏在……”

小五子没有说下去，却又立刻改口道：“别把话儿扯远了，还是论一论这颗宝石的价码吧！”

刘石头在擦汗。

他的那条布巾已湿透了，上面全是他的汗水。

刘石头见小五子大喘气不直说，就如同个犯人等着法堂上给他定罪一般，道：“小友，你高抬贵手坦白的说个价码，只要别逼我去上吊，我都能答应你！”

小五子看看三个镖师也在发急，便淡淡的道：“我若开价五十万两，也不一定能买得了这玩意，如果开价一千两，这会贬低宝物身价，我看这么办，十万两银子你欠着，用的时候我找你要，只要你总镖头心里有个我，什么事情也好说！”

小五子收起包袱挂在肩头，他缓缓的又坐下来。

刘石头心中立刻吊了个大石头。

小五子这么说，他心中立刻就明白，自己以后就等于受制于这少年人了。

小五子当然也是这意思，只要刘石头被他制住，西京就有他落脚的地方，也可以说西京震远镖局等于是他小五子的了。

十万两银子足以令刘石头关门大吉，但小五子并不急于要那十万两银子。

小五子要那么多银子做什么？他既不会饿肚子，又不准备招兵买马造反，如果刘石头真的当面给小五子十万两银子，只怕伤脑筋的不是刘石头，而是他小五子了。

这时候，刘石头再也吃不下酒菜了。

震远镖局总镖头也铆上了，他又恢复他总镖头的身份，面皮紧紧的怒视着别浩，沉声道：“这都是拜你所赐，令我惹下这一场无妄之灾！”

别浩也不含糊，道：“是你不大方，你若不叫吉祥姑娘来个金蝉脱壳，岂不是皆大欢喜！”

刘石头推桌而起，道：“好，说得好，这是你别家寨的地头上，刘某今天认栽，我们走！”

别世雄立刻嘿嘿笑道：“就这么走了？”

刘石头回身怒叱道：“还有什么指教？”

别世雄却又笑道：“凭你一句话，就拍屁股走人？你总得给这位小友写张欠条吧！万一你回到西京不认帐，空口白话，小友怎么办？”

小五子笑了。

他心中在想，自己没经验，虽然不怕姓刘的赖帐，但有字据总比没有的好！

刘石头虎目见血，全身哆嗦，一根根胡子在微微动，他真的在心中骂别世雄十八代老祖宗。

小五子已叫掌柜的，快取文房四宝来。

有个伙计已端来个木盘子，上面正是文房四宝。

刘石头没话好说，立刻写下欠条，双手递给小五子，道：“小心放在身边，年轻人，你可千万防着点，天下有许多人都是披着羊皮的狼！”

刘石头说着话，却把眼睛看着别世雄。

分明那“狼”字指的就是别世雄。

刘石头不但退席而去，而且他们几个连夜上路——刘石头与三个镖师护维着吉祥姑娘，五匹快马疾驰出青龙镇，这时候才不过天刚黑。

刘石头忿怒的走了。

小五子还送他到门口，等到小五子回到座位上，别世雄已

叫掌柜的快去准备后大院上房。

小五子立刻沉下脸来，道：“老糊涂，你真要把新房设在酒楼后？”

别世雄道：“今晚新房在后头！”

小五子道：“我问你，别家寨是不是在办丧事？为什么新人不抬到寨子里？”

别世雄怒叱道：“胡说八道！”

小五子对小彩道：“我看算了，姓别的根本看不起我们，你也别嫁了，还是再找个合适的人。”

小彩嘟起小嘴，道：“都是你，从两千里外把我接过来，白跑一趟！”

别浩急急的道：“住在后院不也是一样？”

小五子忿怒的一拍桌子，叱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们小彩姑娘不是酒家女，随随便便找个地方就陪你上牙床？混帐王八蛋！”

小彩站起身来，道：“不如我们也走吧！”

别浩被小五子骂得一瞪眼。

别世雄已冷笑道：“只怕你们来得去不得！”

小彩冲着小五子叫道：“看你，我还未进别家大门，他就摆出恶公公的面庞来了！”

小五子道：“记得我曾经对别大少说过，什么事情都好解决，千万别动粗，那会有伤天和的！”他咧着嘴巴向别浩，道：“这句话你忘了没有？”

别浩想起那日在别家寨附近劫掠吉祥姑娘的事，头一回遇上小五子，他在举手之间打败四个别家寨高手之后，曾经说过这句话。

当时他就知道小五子不好惹，如今见小五子问，便立刻点点头，道：“不错，你是说过这句话，不过……”

小五子面色突变，道：“没有什么不过，这件事原本就是一

场喜，如果有人想来狠的，我说别大少，先躺下的必是你父子！”

别世雄早按耐不住的吼道：“楼上楼下一屋子全是我别家寨的人，老夫就不信你能反上天！”

小五子淡淡一笑，道：“如果你想血溅五步，他娘的，我绝不反对！”

别浩知道小五子厉害，忙对他爹求道：“爹，儿子是讨老婆，那有娶老婆先打一架？不如我们听听他们的意见，如何？”

别世雄重重的哼了一声，道：“岂有此理。”

小五子道：“这话应该我们说！”

别浩作揖低声道：“小五子兄，你要如何才答应？”

他边说着，眼睛却盯着小彩，心中正自打着如意算盘。

别浩心中想，只等上了床，验明你是否处子身，如果不是的，一刀送你见阎王。

小五子心中也在暗思忖，总得叫小彩先进别家寨，以后的事情就看文公度他们赶来怎么说了。

面色又缓和下来，小五子道：“我只是为了管你们这桩闲事，才千里迢迢的把小彩姑娘送来，我图你们什么？还不是为你们好？这中间化解你们与刘石头中间的怨隙，也就表明我的心迹是如何的光明磊落，想不到你们欺我外乡人，新房设在酒家里，太过份了，也太不给面子了，怎么的，拿我们小彩姑娘当成了酒家女？”

别世雄气的头上冒烟，别家寨的人都瞪了眼。

别浩却低声道：“是是，小五哥说的对，你快说出你的办法来！”

小五子道：“今天天色已晚，明日我们再进别家寨，到时候你们八抬大轿前来抬，你放心，我们陪嫁一大堆！”

别世雄想到小五子袋中的那颗大宝石，心中琢磨，你小子总不会把那宝石当陪嫁吧！

别浩已笑笑，道：“我只要人，还要什么陪嫁的东西！”

小五子道：“那怎么可以！我们绝对要风风光光的体面，热热闹闹的进寨。”

别世雄突然低吼道：“眼前就是你二人，你们能拿什么东西当嫁妆？”

“有，当然有嫁妆！”

声音十分突然，声音来自酒楼外。

小五子真的吃一惊。

小彩却暗暗在窃笑，因为她一听这声音，便知道是谁来了。

声音是个女人的，细细尖尖的，却令人十分舒服，也不由得心情一松。

大厅上，别世雄等全回过头来看，酒楼外的台阶下面，八匹马并着排一起，马上面驮着木箱子，有个女人正双手不停的在指挥：“你们小心的解绳索，千万别摔着木箱子！”

小彩已高声道：“阿娘，你真的来了！”

只见那女人回过头来举起手，笑道：“嗨，小仙女，谁的话你都不听，小五子一句话你就跟他跑了，要不是我发现的早，阿娘我此生可遗憾大了！”

小彩道：“阿娘，你快过来，我要嫁的人在这儿！”

那女人立刻走进大厅来。

女人边走边笑道：“我看看，是谁要当我们的新姑爷？”

别浩已站起身来，作揖笑道：“阿娘，我别浩有礼了！”

女人打量着别浩吃吃笑，她心中在想，这个名字起的好，等一等宰你的时候你“别号”！

小五子道：“阿娘，你们来的真快呀！”

那女人指头戳在小五子脸皮上，叱道：“小没良心的，小彩嫁你你不要，反而给他找了个别家郎，气死我了！”

有个壮汉抗着一只箱子走进来，那女人立刻招手道：“过来过来！”

壮汉把箱子放在圆桌边，小彩道：“这是什么？”

女人笑道：“你的嫁妆呀，打开你瞧瞧！”

壮汉闻言，立刻解开绳索，又打开大铜锁，那女人已笑道：“时间太急了，阿娘没功夫给你赶办嫁妆，干脆我把库里堆的金银，装了十四箱送来了，你以后想要什么就自己买！”

女人伸手掀起大木箱。

“啊！”

“天爷！”

大厅上一片金光灿烂！

大厅上也传出一片惊呼声。

小五子与小彩对望一眼，小彩立刻叱道：“我不要这些东西，你知道我最讨厌金银，为什么搬来这么多！”

女人怔怔的道：“随意带来这几箱子，小彩呀，你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吧！”

小彩看看小五子，又看看别浩，道：“你说收不收？”

别浩不敢做主，他转头求助别世雄。

别世雄捋髯笑道：“收不收都一样，反正以后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彼此你我的？”

别世雄真是老奸巨滑，他明看不收实则心头在小鹿撞，他不是傻子，这么多金元宝不要！

小五子道：“阿娘，你就叫他们搬进来，今夜我们住一起，明日小彩坐上花轿，你们再一齐把元宝送进别家寨！”

小彩笑道：“我总是喜欢听小五子的话，他说怎么就怎么办！”

别世雄本来是今夜就在酒楼后院设新房，如今有了这么多箱金元宝，他也改变主意了。

“好，我们这就说定了，今夜我们回别家寨，明日午时我们抬轿来！”

小五子道：“早这么说也不会误会一场了！”

那女人笑道：“来的时候我算了算，明日是个大吉日，嫁新娘，公婆一家好昌旺，麟儿一生是一双，生个女的像她娘，好日子呀！”

别世雄已乐昏了头，大笑着站起来，道：“想不到天底下真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好事，是老夫多虑了，哈……”

他看一箱箱的元宝搬进店，便立刻高声道：“别家寨的弟兄们，我们回寨去，明日张灯结彩，把附近的戏班子也请过来，我们热闹个三天三夜！”

别世雄这一宣布，大厅上立刻响起如雷的掌声。

于是，别家寨的人立刻走出“八仙居”大酒楼，门口的大花轿也抬走了。

大花轿本来是预备抬吉祥姑娘的，不料小五子与小彩及时赶到，如今又空着花轿抬回别家寨。

那女人见别家寨的人全部匆匆离去，立刻对七个大汉吩咐，道：“吃酒吃肉随你们叫，箱子可要看牢了！”

七个大汉齐施礼，匆忙的进入一间大客房里，七个人关上门就没人再出来，连一点声音也没有。

小彩本来要去问一问，她认识那七个人。

小五子也认识，只是那女人面皮一紧，就是不许他二人过去问。

是的，大酒楼内闲杂人等可不少，谁知道那一个是别家寨派来监视的。

女的拉住小彩，道：“今夜阿娘陪你睡，小五子，你找个小房间自己睡了。”

小五子笑道：“阿娘，养足精神揍活人！”

女人低声叱道：“小声点，别叫人听了去吓死人！”

小五子一把拉住她的手，低声道：“阿娘，我问你一件事，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

女人与小彩停下来，两个人还吃吃笑。

小五子又问：“你们笑什么？”

女的低声道：“阿娘知道你要问什么！”

她四下张望一阵，又低声道：“你在问那些箱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小五子点点头，道：“你不说明，我真憋的慌！”

女子得意的道：“只有那一箱，上面放的是二十四金元宝，另外的箱子里，嘿嘿嘿，放的全是刀和枪！”

小五子笑了。

女人低声道：“你笑什么？”

小五子道：“我猜也是刀和枪，还有……那些金元宝，八成都是假的吧？”

女人拧了小五子一把，吃吃笑道：“好个鬼灵精，这一招也被你看穿了！”

小彩对小五子笑道：“事情完了以后，我得立刻回去了，因为……”

小五子笑道：“因为你还得在月圆之夜练那‘摧阴灭绝气功’，我不会耽误你的！”

这一夜过得真安静，“八仙居”大酒楼被别浩包下来，除了小五子等十个客人之外，就没有再住进别的客人。

日头高挂在正天中，火辣辣的照得人们头皮痛。

青龙镇上起骚动，人们都往八仙居大酒楼的门前挤。

吃闲饭的人真不少，没事干便挤来凑热闹。

就在这时候，镇外面“轰轰轰”一连三声冲天三眼子冲天炮声响，烟硝子冲上半天堂，紧跟着一阵锣鼓声，十八面大花旗已进到街当中。

大队旗子迎风飘，后面一座大花轿，人们再往后面看，新郎骑在马背上。

新郎官当然是别家寨的别浩了。

别浩笑得咧着嘴，拌着缰绳好得意。

马鞍子是红缎面，马头上也挽着个大彩球。

新郎官打扮的可真鲜，头上戴着官人缎子帽，帽两边还插着两只龙凤金叶子，大红彩带挂在肩头上，红大衫，蓝马褂，锦缎裤子上绣满了“福”字花。

一行人算一算，连新郎共有四十九个人。

一行人到了“八仙居”大酒楼门前，别浩立刻下马来，他匆匆的走进后大院，只见那女人笑哈哈的走过来，道：“午时已到，正好开道，少寨主，你牵着新娘上轿吧！”

小五子也走上前，笑道：“别世兄，今天你大喜了，我这做朋友的也算仁至义尽了，我送你出门，小弟还有要事待办！”

别浩真是感激得几乎落下泪来。

江湖上能遇到这么一位好心的人，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自己走的是什么运？

别浩一把拉住小五子，激动的道：“五子兄，你不能走，非到小寨去住上年二半载不可。”

小五子道：“我会去的，不过眼前不行，我的事情十分急，一刻也不能耽误。”

别浩道：“难道你看不起我别浩？”

小五子笑道：“我若看不起你，也不会帮你把小彩姑娘送上门了。”

别浩道：“你若不去别家寨住几天，我爹一定骂死我，五子世兄，你一定要去。”

别世雄念念不忘小五子袋中的大宝石，对于小彩的嫁妆，他并不放在心上，因为别家寨有的是金元宝。

别浩并不知道老爹暗中在打小五子的主意，还以为老爹十分感激小五子。

然而，出乎意料的，小五子并不去别家寨，他只要把麻烦制造出来，整一整别家的霸道行为。